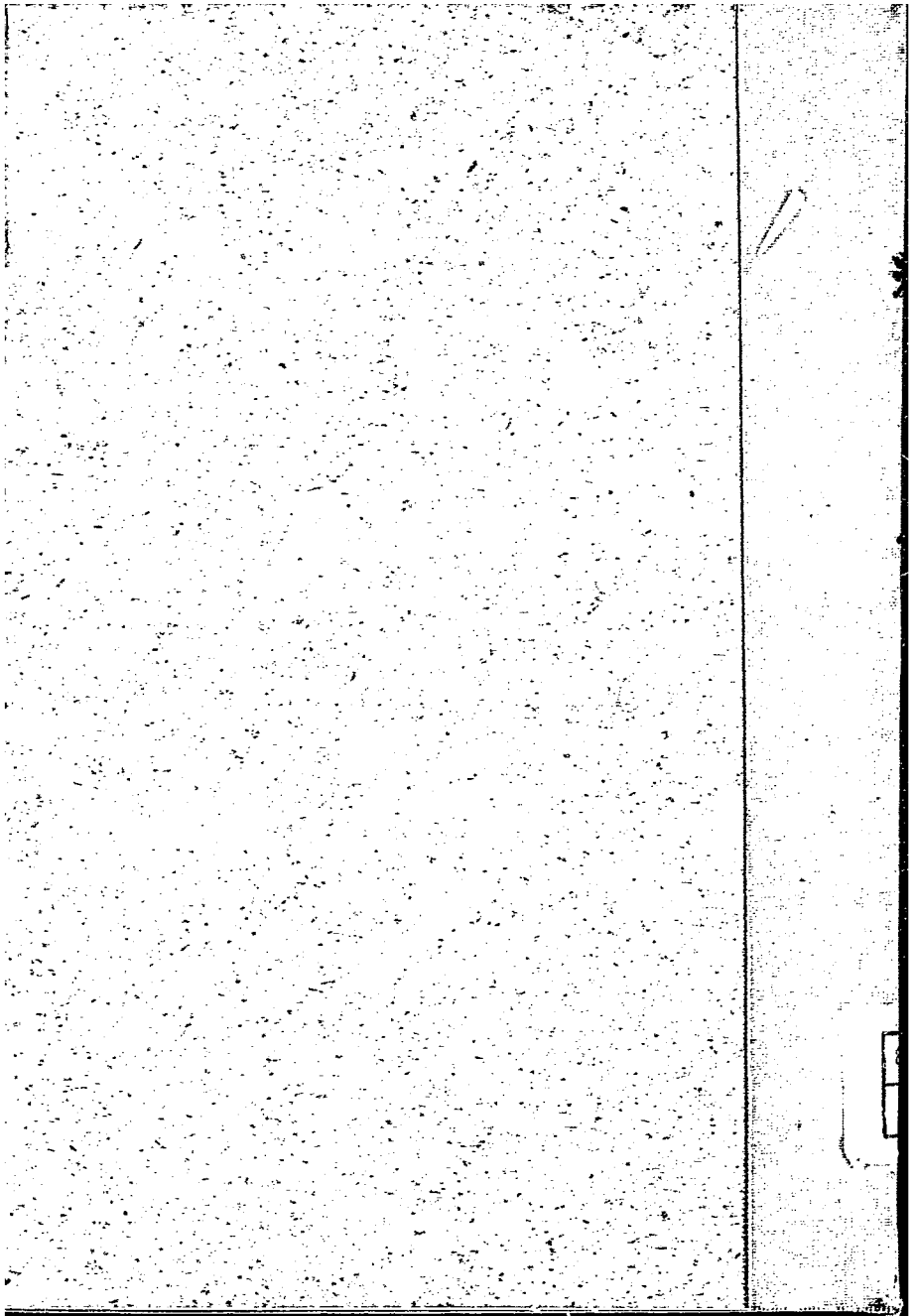




瘋
人



瘋
人



趙平復

~~201159~~

857.63
198-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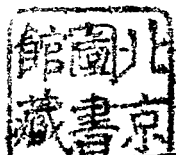
目 錄

瘋人.....	1
前途.....	23
無聊的談話.....	51
船中.....	63
愛的隔膜.....	75
一線的愛呀.....	87



3 0528 3342 7

A 020402



瘋人。

事情的發覺在早晨，日中時，他就被逐了！而傍晚，他愛人的死耗傳遍我鄉。接着，他就發瘋了！悲慘而不安定的世界就隨這夜幕罩着，在他四周繼續了數天，到死神來拉他歸陰曹，取消了他底罪案時為止！

他——是吾鄉望族某家書記，就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底生身父母是誰。自幼即在街坊飄泊。幸（不幸）於六歲時見憐某家主入於門上，遂收留以養子看待。在當時，當然有一種鍾愛，因為他學書學劍，都很有成功。後來以他賦性之高傲與不羈，適主人耳，遂貶為書記。以此，人也只以書記看眼他！如是二三年，他不幸的運命，更展拓他底地域了！當然有種種纖少的事故，結成這偌大的苦痛之網；不過，最大的，自然要算他和主人底少女底戀愛發覺了！其實，光明正大的戀愛，萬無所謂發覺與否，不過在以禮教的獸皮蒙臉者，將何等重大的事！

瘋人 我實在沒有什麼好像做了。一場大夢，晨間起來，人們都變卦了，他們的舉動言詞，我看來真難受！奇啊！究竟爲什麼？連我親愛的朋友，都個個蹙攏他們底眉宇，深深在憂愁嘆息，好似世界從此末日般！當我問「你們愁什麼？」他們他就垂下頭說不出半句來。我就大笑說——「美麗的晨光射到人們的心上，籠射到我愛人的頭上罷——是的，忘記了，久矣不見伊，真奇怪！伊到那裏去了？我去找伊，我要去找伊了！」

愛人 喲，你在那兒？

一天不見你，

世界會從我底心中消去了！

他一邊歌着，一邊向他主人底家裏走去。對面他看見一個朋友——是主人底僕人急急忙忙地走來，他扯住了他問道——「你何用乎這麼踉蹌？我

底愛人在家麼？伊無恙麼？請你輕些，趕快告訴我，我要送給「陽光」給伊戴在頭上，多麼美麗呵！陽光戴在頭上。

他罔然的手足亂舞起來，好似爲他愛人得着光榮一般。然而他的朋友，也只有以眼淚回答他，悶悶地走開了。

瘋人 一些都使我不懂！碰着親熱的人，個個對我哭泣，和我不相識的人，也個個對我憂愁。究竟什麼事？我只呆呆地對他們，而且，我的朋友，誠懇重重地對我說，「你的愛妹早死了！你也竟這樣瘋下去麼？」下半句話我有些不懂，不過「愛妹死了」這又何希奇呢？死了？好，好死了，死了！伊死了，我當然會到伊死後的地方去找，那真好極了！假如我找到伊在一個美麗的天國，月永遠是圓的，花永遠是香的，清風四季飄着，我同伊住着，多少快樂呢？還有誰來管轄我倆呢？我倆可恣情地談笑，我倆可率性地遊蕩，唱痛痛快快的歌，吟淋淋

滴滴的詩，還怕誰來窺聽而閑說呢？活着的人們底口子，眼睛，耳朵，等真壞陋！是時常——是的，偏說不是的；紅的，硬說是綠的；明明一只驢，要喜歡說是馬；真壞！一想起我就恨極！多少愛底真和美，被他們踐踏到假和醜了！

他不覺流出淚來，默默地盲目的走。口裏還咕咕魯魯的說着，一心想找死了并且就在死的當夜已葬了的伊。但又何處去找呢？到這時瘋了已完全一天，在這一天之內，他既沒有飲過一口水，又沒有吃過一粒飯；清秀俊白的形容，已變成枯槁與憔悴！無限生命之悲哀，正如佛光一般，從他的周身輝射出來。

主人至此，似乎有幾分醒悟，此事不該如此，斷送了自己底愛女和一個青年。愛情就是生命，破壞愛情，明明證出是戕殘生命，但還有何用！一個死的已死，一個瘋的正瘋，而且死神也急急在後呼他。雖懺悔，又有何用！

瘋人 真令我性急！伊究竟到那兒去了？我在伊家牆外環繞了十數圈，目不轉睛的從花園望到樓上窗中，伊底閨閣的一室，窗門總緊緊地關着，竟沒有一人來開！陽光從頭頂直射下來，這樣的白晝，伊莫非還在睡着麼？怎的，連伊的影兒都沒有！我真徬徨，想一脚跳進，粉牆兒又高似青天；撕破喉嚨喊，聲浪又透不進那堅壁，只自恨，有何法子呢？以後我輕輕的問一個孩子，他告訴我，伊到城皇廟裏去了。我立刻跑到城皇廟，但找遍，沒見一個人在燒香。認清了一個個菩薩，都不是！我想，伊一定回避了我罷？小孩的話是不會錯的。我就在那邊等了，但等了一夜，也沒有，沒有！冷風真可惡，他偏都都的吹來，使我全身發抖，就是此刻眼睛也還在緊張漲的痛。

一個幕生的朋友，衣服穿的很破，樣子也頗可憫，但，咳！和我一見如故。因為現在許多人，都和我話不投機了！所以人倒切實想不通，衣服很破，倒反令

人很要親近。他臥在中堂左邊，天已黑暗，不過月色有一邊在天上。我走向他旁邊坐下，而且問他。

「阿哥，我是找我底愛人的，你在這裏待誰呵？」

他緩緩的答，

「我不待誰。」

我強逼問他，

「你不待誰爲什麼也在這裏呢？冷風多麼利害呵！你不回你暖和的家鄉，在這裏做什麼呢？你一定告訴我。」

他不得已似的說，

「做什麼喲！有何待喲！就做的，也是空！就有的，也是死！」

我當時跳起叫道，

「死？等好，等好！將來我們可一塊兒死，攙着手到死的天國裏去！那邊冬

冬季也有薔薇花，多麼美麗！

他似乎不應當我這樣的說，他說道，

「何必如是！你太令人悲傷了！父母生出我們來，本來是大錯誤！索取沒愛情的生命之來到世上，好似夏日烈日光下無水注灌而枯乾的花，安能放葩結子？不過既已如此，我們當一已解釋，一已原諒，斷祈禱，想念，留戀之情，垂首徘徊？兩手空空的過這和，我不知識的世界就是似你這樣，真真當初何必？」

「我該完全裸露我底身體麼？向清風呼吸，也難被允許的事麼？世界中連一草一石，都爲佔於強者麼？」

「你不該看作小事這麼大！什麼錯誤，都從狹義的『有』裏生出來的！自殺與瘋狂，就是最烈的表現！」

我於是想着了問，

「誰有長劍？敬借一枝，殺完世上一切而成了空。最後，殺了自己，好麼？」
他搖搖頭嘆了一口氣說，

「這當然是好，不過這是一個夢！」

唉！人類真真誤謬！除愛情外，世上還有什麼存在的東西呢？他們偏信「無」以爲「有」，而且搶別人底「無」以爲己「有」，何苦！你們快快割掉你們底心臟罷！他請我睡，我何常要睡呢？我不過展轉我底身體，在冷冰冰的石上朦朧地過了一夜就是。

他更瘋癲的異樣了。

忽然，不知從何人手裏假來一件袈裟，十二分得意地穿起，赤着兩腳，在大街小巷裏走。此外還有一串念珠，一面小旗，——上書着「愛」字，系他親筆。口裏大聲唱着歌。大人們只有表示搖頭的意思，許多小孩子，愛他悅耳，跟

在後面學：

△ 天上有雲，

地上有草，

人間有伊，

我向伊道：

你即是雲，

你即是草；

望草永青，

望雲永皓。

雲同天長，

草共地久，

天長地久，

頌伊不朽！

遇着婦人他就對她道——「你要什麼？你飯可不吃，衣可不穿，『愛』兒不可偷偷地被她漏去，因為除了『愛』，人間一切都是『空』，世上什麼都是『死』，請你有便，通知我愛人一聲，望伊謹守着『愛』，不久，我將去接受牠了。——聰明的婦人，對他說個『是』，他就似有無限光榮一般，跳着舞着；假如一聲不響的走了，他就唱起這首歌，揮袖揚長而去了。」

瘋人 在西關外，松林裏尋得許多好花；紅，黃，白，何等美麗！伊見到不知如何喜歡呢！我託朋友帶給伊，不過，朋友的話，很奇怪！他說：「我爲你撒在她底坟上罷！」「她，是否即『伊』？『坟』什麼東西呵！這名詞在我腦中好新鮮而使我打一寒戰！『坟上』，『她底坟上』，『撒在她的坟上』，一堆好聽的詞句，我一

些不懂一些，不懂！我當時急着對他說，「勞你拿去罷，還不要給伊爸爸看見，他要搶去踏碎的！」真好，他也就爲我拿去了。

朋友們商量醫救他的事，他正走來。一個朋友說，

「事情太悲傷了！這樣下去，究竟怎樣好呢？一個雖葬了，一個總望他復原。」

他這時真似一個先知，知道了此事之於他，他嚷着說，

「與其復原，不如早些葬了！假如給我以空的生命，不若賜我一實的死！你們能獲益於我底肉體，而你們不能造福於我底靈魂，你們反是我底仇人罷！你們加我苦痛太深了！不過，伊確是化雲昇天，入地變草，你們有何法子呢？假如你們能請得醫生，令草復爲伊，請得道士，令雲復爲伊，那我願割股以報你們！然你們又有何法子去請呢？省一筆事，空話不講，祝你們晚安！我要到城

皇廟裏尋破衣的朋友算生命之帳去了。」

朋友們個個搖搖頭，再議了一番，通過醫救的案子，也紛紛走了。

破衣的朋友，微笑着迎他，而他一見着即啓口狂喊了，

「我底空的影响！假如你在我已到之前未來時，我將何等抱怨於你！而我自己呢，也匆匆的擺脫了許多的纏繞，到你藍色視線之裏來。」

這時破衣者，慢慢的取出殘杯冷炙，放在石地上。再取出二只酒杯，一只置於身前，一只放在他的前面。提起酒壺，斟滿了白酒，怡怡然似與世無忤般答道，

「假如你不抱怨我，——請你先不抱怨於一切！一切於我何尤哉！——他慌慌怩怩的說道，

「眼見愛人的靈魂入囚時，他可不毀滅他底肉體趨與『救贖』」

一邊舉起酒杯，一口喝盡。

「你真何苦要這樣自擾呢？你須知至精無形，至大不可圍，太陽永遠沒有太陽自身的影子，何苦你要據微弱渺少的形影而自尊呢？多少悲劇，都從這裏演現出來！明白舉個例，卽如這殘杯，也是愛情底天折的苦汁！你知道麼？你在滋潤你喉嚨的滋味，就是祭奠你身外之血的情人底羞饒！你該明白而悔悟了。分待一瓢羹，在我我之間，——或者會有第三人也在取啖。但我全沒覺得，好像地球是眼前剎那間才闢成一樣。以此故能安然在肚否者，非特不飽，將從此餓死矣！請你原諒我——你明白也好，不明白也好，不過總望你記得『世界以前全沒一回事』就是。」

瘋人心裏的火燄，隨他底話漸漸轟烈，這時已高冲萬丈了！面如紙白，全身疏鬆的灰一般，唇齒戰戰的問道，

「我底愛人真在天上麼？」

「天是空空的！」

「我底愛人，真在地下麼？」

「地是堅堅的！」

「那末，我底愛人，真在人間消滅了麼？」

「若你以爲不消滅時，誰也不能強伊出人間一步！」

「一切神祇，你們何必厚於我！」

趁着微弱的月光，他箭一般的飛出門外。破衣者立即跳起追逐，已不知他底去向，但不能不尋求，冀救他生命於萬一。

他——破衣者，深自懊悔。本欲以一切皆空之理，提起他迷陷在情愛之淵裏的苦痛。所以昨晚探得他在城皇廟裏的消息。也向這裏來，作一夜話談。以後，穿起袈裟，掛着念珠，似乎是他一分醒悟之趨向。但還是手執「愛」字小旗。故今夜早來，欲再進一解，使他了悉人世，懺悔餘生，再享受幾年生命空空。

之樂。不料他深信「愛」之外，一無所求；萬物紆紆，唯有一「愛」！聽這過激的愛情死亡的消息，就猛然捨起酒饌，而追求這永不回來的情物！所以這回飄然而去，除出得到死神之報告不幸的引誘之慘死的事實發現外，別無所有！

灰色的月光照在臉上，顯出無限的哀悲淚珠在臉上，也急急欲墮！他低頭嘆息，不得不收拾殘杯，踏影去尋求這萬不免於死亡的瘋物。

瘋人 請萬物站開！莫令我裹足！我必須尋求我底愛人到！我生命底最後一秒。不過，東是大海，南是深林，西是高山，北是荒漠，往何處找？往何處找？！俯仰天，天闊難見；低頭覓地，地府難通。唉！天呀！莫非終我一生，除了葬身魚腹外，不見有一纖痕跡之存在麼？！生命之壳果裏，除出挖取些甘美的果肉之愛情外，還有什麼東西呢？！一付賤壳，一付賤壳，棄在路邊，豕犬要嚼你肉，鷹鷂要

睽你腸，誰也要嘔你，誰也要嘔你！你該值一文錢麼？愛人呀，你不回來時，青山綠水消滅了，春風秋月止停了，「一點」也空虛了，「半雲」也斷絕了，從此「我」無了，無了，「呀！愛人呀，你快回來罷！你快回來救我罷！一個臨於「無」的可憐的孩子在叫呀！我求你，萬一你在天上時，你捕翅飛下罷！萬一你在地下時，你縮地走上罷！假如，你在恍恍惚惚的天涯，或在渺渺茫茫的地角，也望你鼓力之來到我底眼前罷！愛人呀！爲何沒聲沒息，不回頭垂念呀？你永睡着了罷？你長眠着了罷？你從此「已矣」了罷？那你也還有三魂，那你還有七魄，你竟忍心不一顧你底垂死的孩子麼？唉！月色霧露，壓住我底肩很重，我再難前行了！我蹲着呀！

嘆息。
陰寒荒寂的曠野，瘋人頽然蹲着。是時萬籟俱靜，只有疏星閃爍，似替他

在他底耳朵裏，隱隱地起了一種歌聲，清脆婉轉而悲哀的歌聲，是他愛人底歌聲！

瘋狂的哥哥！

你來到我底懷中罷！

你是我生命底至尊，

你是我生命底至寶，——

你的心兒如皎潔的秋月，

你的身兒如素麗的冬雪，

你如方開的花，

你如初飛的鳥，

你如始生的嬰兒，

你快來到我底懷中罷！

我將飲你以甘肥，

我將去你以輕煖，

我將令你永遠甜甜的睡着！

你快來到我底懷中罷，

瘋狂的哥哥！

他微微昂起頭，猛然見伊羽衣飄飄的在他前面。輕歌着，慢舞着，還似溫溫微笑着。他即刻跳起，舉張兩手，如餓虎撲山羊般捉去。可憐呵，仍是捉不到什麼。伊，依然在前面招手他！

一個嫋娜的影從容飛着。

一個枯槁的形踉跄追着。

追完了曠野，走入一片森林裏，——樹蔭落在地上面繽紛地舞，他倆如流星般踏着過去，好似一幅仙女渡凡黎的悲慘畫圖！

一轉眼，身前是一條汪洋的大河，波濤洶洶的。他明明白白地看見，伊仍是輕歌慢舞着踏浪而去。他至此大喊道，

「愛人吶！你若堅決不同來，

我將破江流而追逐了！」

從此一聲飛浪，人隨流水長逝矣！

瘋人失蹤的消息，又闐然傳遍我鄉。有的說他潛逃他處，有的說他削髮爲僧，還有的說某家祕密捕回去了。人人猜疑不決，唯也只是將猜疑放在幾分的悲念中過去；那有人知道他悲慘的真事，而誠誠舉以一番追悼。

唯有這破衣的朋友，雖當夜搜尋一夜不得，却洞悉頭末於胸中。故於次日，即購魚一尾，肉一盞，饅頭三只，香燭一付，冥紙錫箔數千，至曠野中，向蒼西方奠祭，并灑淚而歌曰：

維人世之多悲兮汝獨爲極！

奈愛情其真卽生命兮誰又爲識！

一切俱亡兮而今而後，

願安汝於天國兮與世長息。

一九二四，八，廿五。

他倆底前途。

正是清明的時候。于文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，他底母親告訴他，要帶他同到東村舅母底家裏去一趟。事情是爲掃墓，可是悲慘之神的搗亂，慣以渺少之動機來作至大的引誘。這時于文當然十二分服從母親之慈命，一則愛護備至的姐妹，正一年不見；二則，鄉村風味，可借此得一嘗。因于文家在一個城市裏，東村是一個幽秀的鄉村，離城十里，所以，他總催他底母親早些預備，早些動身帶他去。

滿山蒼翠，紅黃紫，白，諸野花，好似黑夜繁星，點遍山野。古樹拂着清風，陽光穿過綠葉，映在草上。于文和他母親正緩步踏着。

山嶺迴環過了，東村底全村景色即在她們底一覽中。于文跳着指道，

「媽媽，舅母底房子望見了，牆兒似重粉過，比去年白些，什麼事呵？」

「去年外祖母死了，你忘記了麼？牆是外祖母出殯時重粉過的。」

「那是我在校裏，你說不必打電報來招我，我那裏知道。」

「是啊。一則也因為時間催促，二則若打電報恐怕要使你底小心兒驚傷；你外祖母待你多少好，你忘記了麼？所以我說，不必打電報，任你不知道好了。」

「那時慧姊哭的病，了，媽媽你怎樣？」

「我以爲人既然老了，當然要死，過傷也無益。」

「媽媽，她是你底媽媽……」

「留心走路！不要又頑皮了。」

一邊說，一邊走，十里長途在她母子二人底眼內已完全通過。到了東村，子文想見慧姊和舅母的心，就熱的要沸了。跨開脚三步并作兩步的先他母親跑到舅母家。這時他底慧姊和舅母正在廊下縫紉。一見子文就笑色滿現於臉上拉着問道，

「文兒，你會來了？你底媽媽呢？」

他呢，已跑的氣喘喘的答道，

「媽媽在後面，就來了。」

「你走的這樣快，做什麼慢慢走好了？」

這時他底母親也到了。她們就迎着進去。先寒暄了幾句，再縷縷地談起別的話了。

她們所談的自然是家庭屑事和怎樣去掃墓的情形。所以任憑他們底話是多少有趣和要緊，在于文總發生不出什麼快感來。所以于文坐在傍邊覺得十分無聊；而於闊別一年的姊姊，反似有重重疊疊的生疏，表不出什麼親密的感情來。偏促不安的心緒，和疏懶疲乏的體態，竟深淺的從他臉上現出來，他似乎翻悔以先不該催母親早些來，來的究竟做什麼？

他底母親和舅母自然傾心於談話。而于文這種不安的情緒却被這多

情小姐的慧姊窺見了。這時慧笑着說，

「媽媽，點心還沒好，文弟倒有些待不住的樣子；你們只管談話，他太沒味了。我想，我還是帶他到花園荷花池裏看看金魚和荷葉去。金魚比去年大了許多，荷葉也茂盛，園裏鮮艷的花兒也很多，我帶他去看看。點心做好，你差方媽來叫我們好了。」

他底舅母看看于文，笑道，

「原來文兒方才跑的很快也想點心早些麼？」

又笑了一陣接着說，

「倒虧慧兒想的到，否則文兒要怨舅母家裏太乾燥，以後不願來了。」

于文臉微微地紅起，他母親照他一顧說道，

「那有這話呢！舅母家裏多少好，文要時常來的。文你爲什麼一句都不響？在家裏終日聽到你底聲音。」

文底臉更紅了，這時慧說，

「文弟，我們走罷。」

他倆轉過了一方小天井，繞過了一條廊迴，就到約二畝寬廣的花園。雖然花葉茂盛，却頗見冷落。慧一手挽着他，一手指種種的花，告訴他名目，走到荷花池欄杆邊一條青石橙上坐着。果然，在荷葉掩映中，嫵媚的金魚足有七八寸長，往復來還的遊夷着。文叫着道，

「慧姊！金魚一年，會大的這麼快麼？真有趣，去年似沒有這樣一半，現在這樣大了。喏，那中央一條的眼睛，更突的利害。慧姊！你們用什麼東西喂牠們吃？」

「真奇，正以沒什麼東西喂牠們，牠們偏這樣大起來，有時擲下一些飯，或者一個淡饅頭，回數也很少的，那個肯記牢牠們。」

「這金魚我真愛呀！」

「我和姑母說，叫姑母找出一只大缸，可以捉幾尾去養着，你天天可欣賞了。不過多看，也會生厭起來的。」

「生厭？是無論如何不。不過，可惡的，我不久，又要回到校裏去了！媽媽對於這些，是不留心的。」

「文弟，我還有一只小玻璃缸，養三四尾小的送你，你又可帶到校裏去，案頭放放，也頗雅緻。明日給你好了。」

他一腔的快感，只恨不知如何可表示出來，還給這樣心愛的姊姊！身向伊懷中一斜，伊也緊執着他柔美的白臂。淡淡微笑着。

這時他倆的柔情，自然渾然一貫，沒絲毛雜念的間隔，這種純潔的靈的愛，是如何貴尊而可遺之於永久！不幸一片小小的荷葉上，有一對昆蟲在引誘——牠們正交織牠們縝細之欲網，被青春期的他窺到了。他底性底好奇

心立刻發現，他就對這親姊姊般的慧姊，天真爛漫地問道，

「慧姊，這做什麼？爲什麼這樣？」

伊，是一個廿三歲的處女，人事當然明白，被這一問，不覺頓紅了臉。當然，伊不能將這所以然告訴這還不懂事的小弟弟；不過，伊亦不能不說，所以勉強鎮靜的答道，

「我也不知，不知什麼？不過，沒什麼希奇的，可不必問牠。」

伊底態度，他自然有些領略了。十四歲的聰明孩子，身體的機能底發育，自然有使他了解性底智識的效能，不過不完全懂事就是。經這一問，他底慧姊表示出不可思議的表情，自然比明白告訴他進一步明白。何況從二句平凡的回答，更可作深一層的思考！他很慚愧，不該這樣鹵莽，問出這等話來，使伊難以爲情。伊當然思物及己，悲傷自己的胸襟。況際此陽春三月，萬感襲懷，眼見身前天真美麗的弟弟，不得不起了一種愛情無歸依的悲念。由是他倆

的心緒中各起了一種不可言喻的跳躍；相對默然。

這時方媽叫着，

「慧妹帶文兒來吃點心罷。」

慧才悟然說道，

「文弟，去吃點心罷，想你肚子餓了。」

而文猶依依地說，

「肚子餓的很，在這裏多好呢！」

「要來，吃過再來好了，隔着亦不遠。」

於是牽着他底手，只覺他底手有些熱。淡淡然走來。

在這邊，一張小方桌，二個母親已相對坐好。點心也氣蒸蒸的放着。待他

二人來，也相向坐着二邊，嘗起點心來。

這時他底母親，似魔鬼在她耳邊慫恿般，忽然問道，

「慧妹馮家的事情，究竟怎樣？」

伊底母親似有無限心事般答道，

「馮家很願。不過我聽人說，女婿總不肯用功學業，一天到晚在外邊嬉遊。伊呢，也不情願，所以沒有允許。」

「女婿不好，任憑家產怎樣大，總歸不好。不過慧妹年紀一天大一天了。」

「倒也沒法。終身大事，雖則難流連落去，也總不可造次，總以伊自己底運命爲依。在伊呢，更願意會詩會畫的那裏去找！」

接着又說道，

「文兒也大起來了，雖男人不怕討不到妻子，也要早些預備。」

「作媒的人，現在也夠多了。我總沒一家小姐中意。貌到不必十分好，人總要聰明些，像個摸樣兒。而他爸爸呢，更奇怪，好幾次信來，總說萬不可允許，一允許就難了，待他自己再大幾年再說。」

「我想，伊真是一個不幸的女兒！父親既早死了，溺愛的祖母，又辭了伊去而不管。剩我一個我又是沒主意的，不知如何好！有時夜間想起，到三更都不能睡！」

眼淚潸潸的滴下。一桌四人，一時慘然！不過難堪的程度，自然要算慧爲更甚！茫茫來日，不知如何了，莫非終此一生，就如此算了麼？所以伊竟如坐針氈。但亦不好托辭他走，只得支撐伊蘇柔將倒的玉體勉爲陪着。而他呢，深想着一個人爲什麼一定要嫁和娶的問題。

這時方媽立在傍邊，眼看看慧和方兒，不覺趁勢插嘴道：

「慧妹和文兒年紀相差太遠了，否則，一個少五歲，或者一個多五歲，相差四歲，倒是一對天生成就的因緣。兩個的模樣兒都嫵媚，又都聰明乖巧，心情又這樣相愛，結成一對夫妻，是好多好呢！一個可以不必他嫁，一個可以不必他娶，你們又少了一筆心事，而且代代親戚結着，親上加親，來來往往何等

親密。可情差了九歲，似乎太大些。不過，假如文兒大九歲，倒亦不要緊，再二年過，也就可以結婚了。」

這一片話，宛轉巧妙的說的二個母親的心裏，躍躍地起了一種自然的愉快，似乎眼前一對美兒女，可以結婚，而且已成了一對小夫妻一樣。然而，這一對小夫妻（！）更激成了絕大的疑惑的難愛，雖則伊底表面上說了一句「方媽又來多嘴」的普通女兒話；他是一聲不響地。其實，他倆底心思是一致進行，——希望這話成爲事實。不過，一個明白些，一個糊塗些，其間有些分量上多寡的不同而已。但結果，被這切切實實的不能百年偕老的理由來說破，他倆是何等潛傷！

這樣在各有心事的席上，自然於菜饌是不感滋味。也就算吃好，搬去狼藉杯盤。

這時日已西斜，東村邊山寺裏底和尚，又打起鐘聲來了。

晚餐這一席，她們尙感些快樂。各人手中一杯中，自然心裏愉潤些。

晚餐後，她們齊到伊底房裏來。在房裏，白壁上掛着書畫，皆古人名筆。放着一個素心蘭和一個珠蘭，還有兩瓶月季，也溫溫然分外有清香。窗外就是花園，清風時常含着香味微微送進來。二個母親就臨窗坐在桌的兩傍談起以後待解決的家事，及另外聞見的消息。慧和文呢，坐在一張沙發上，拿出一本名人畫冊在翻閱。而且慧更漸漸說起許多關於畫的智識，并告訴他學畫的要旨和畫中樂趣。後由畫又論及詩，慧說，

「詩畫總是聯的。能詩而不能畫，有如有月而無水；能畫而不能詩，有如有水而無月，終歸景色不濃。」

接着更引喻些能詩能畫的古人底事跡。文聽了，竟生有一種此後願盡力於

詩畫的決心。他恨道，

「我真憎惡學校的功課，什麼什麼許多，還科學科學，一樣弄不好！詩畫底智識，更一些沒有！」

慧微微笑他，說道，

「要學詩畫在課外夠可學。你願意在我這裏拿幾部去看看好了。詩，起初更可不必做，只多讀，以後觸景生情，自然口中會吐露出好句來。」

這時文！一腔詩畫的熱度，竟如夏日炎炎裏的烈火。而於伊更敬佩如師了。

他毫不生疏的在書架上翻來翻去，偶然見有一冊書上，有一本捲着，他向面子一看，寫着「繪圖石頭記」幾字。他禁不住問道，

「就是紅樓夢麼？你在看這書麼？」

「是的，怎麼奇怪？你也喜歡小說麼？」

「小說我當然喜歡，看到小說我飯可不吃。不過，校裏只有偵探社會一類，紅樓夢，偏禁止看！」

「紅樓夢多少好，爲什麼禁止看？禁止看紅樓夢的先生，一定冷酷無情。」

「慧姊，你無論如何，要將這書借我，我在家里看看。」

這時慧已想起了書中有怎樣可被禁止的情形，伊就慢慢的說道，

「好的，不過你待將來看也好的。」

「你也不肯麼？」

他似乎有些不願的樣子。其實他對這小說也盲目的。伊看他有這樣喜歡的情形，也只有如他底心，說道，

「文弟，我對你有不肯麼？」

伊說完，一邊看二個母親一眼，似乎說的太親愛了一樣。而他呢？早已將慧所捲着的地方，細細在看，——正是第六回裏的一回事，看到「寶玉紅漲了臉，

把她底手一捻，「他也不覺紅漲了臉，照着慧一看。待慧眼見他所看的正是第六回，要奪取他，不覺也羞紅了臉，因為是伊自己翻着的地方。他倆底迷離狀態，早已在各人底情田中，深深打着一個痕。」

時鐘在她們底頭上，正鳴了十下。於是伊底母親說，

「姑母！好睡了。」

而他正依依戀戀這間房似的，接着不情願地問，

「睡在那一間？」

他底母親說，

「你和你媽媽還是到你外祖母睡過的一間去睡罷。那邊的牀兒適意些。」

他就更難爲似的撒嬌道，

「外祖母睡過的，我很怕。」

「文兒！你又來頑皮了。舅母叫你到那一間去睡，你應當立刻答應說好的，有什麼怕呢？」

接着說道，

「你外祖母多少愛你，她死了，現在連房間也不願去。將來你底媽媽死了，你竟連屋子都要不住了！」

她帶着嬉笑的窘迫，他將何等難受。其實，他在媽媽底身邊，萬無所謂怕，不過他總不願離開他底慧姊和伊底房，故意做出這樣來的。這時好意的方媽，又如魔鬼告訴他般對伊底母親說道，

「我想，還是姑母到你底房裏去睡，你們又好多談些天。文兒就在慧妹這裏同睡好了。他似不願這麼早離開這房似的。文兒年少，慧妹又仔細，有什麼要緊。祖母那間，長久沒人睡，牀中總不免有一種氣息。」

「也好，給文兒留在此地，慧你留心照顧他。」

「不過現在也沒要緊。假如二年後，你到舅母家裏來，還要同慧姊同睡，那你擔當不起了。」

這時伊心緒頗感躊躇。推，當然沒意思，而且恐使不快樂了文弟。不推，亦著實覺到不安的樣子。然終於糊裡過去。

她們再囑咐幾句，也就走出房門了。

一個已明白人事的處女，一個正在青春期中的貞童，在春意闌珊的夜裏，自然生一種春情脈脈的懷感。一切靜寂以後，他倆已預備眠宿。這時天真爛漫的孩子，已禁不住他性底探討力的爆發了。他嬌笑迷迷地問道，

「慧姊！爲什麼母親說，二年以後，就不能同你同睡了？」
伊瑟然答道，

「我那裏知道。」

「總不肯講有什麼呢？不過慧姊，我可不可對你說——總不明白，而你們爲什麼不好講有什麼希奇？」

「你自然會明白的，到你後二年就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什麼！」

伊不覺心頭跳的很利害！看看眼前恩情萬鍾的文弟，十二分恨自己生的太早了。一邊正脫了他倆底外衣，沒心沒意的。

「你騙我，……我亦不和別人說，……慧姊！我求你一頭睡……」

「你還這樣孩子氣麼？在家裏也還和姑母睡不成？在校裏怎樣呢？」

「在校裏當然一人睡，……今夜不知爲什麼，心窩裏很怕的樣子，……慧姊！……你……」

伊慢慢地鎖攏伊底兩眉，身疏懶懶的在牀上倚倦着。伊已容受他底請求，囑他睡在伊底裏邊。春情之火，至此已直冲雲霄了。雖伊十二分想維持伊底數年來性的單調之孤寂，但總抵當不過不幸的春神之襲擊！於是向這親

愛如小夫的文弟說道，

「文弟，今夜不知爲什麼這樣暖洋洋的，我周身頗熱，你還是脫了你底小衫罷！」

「你也脫了。」

「你先。」

「你騙我，我已依你，你爲什麼還不……」慧姊……」

「文弟！我是不好脫……！」

「打什麼要緊，誰知道。」

「文弟，就這樣罷，我不……。」

「那我也要解了你底扣……」慧姊！我周身要消解了一樣，不知什麼緣故。」

「我心頭頗難受，文弟！我今夜……！」

伊竟滴出幾顆真珠的淚來，在他倆緊緊擁抱的中間！

「慧姊！你爲什麼……？究竟如何一回事……一對昆蟲……紅樓夢……爲什麼……」

「文弟！你看人家過……懂……？」

「你明白說罷！我急極，我要……」

「文弟呀！不好……的……！」

「慧姊！這裏究竟爲什麼……？」

「文弟……我怎樣……！」

「慧姊！燈熄了罷……脫了你底……。」

「慢些……我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到了這時，一個貞童，一個處女，再也不能不嘗試那性的神祕之滋味！由二付美的筋肉，結成了一體的愛了。不過，純潔貞明如伊，雖一時被引了火，而白色的心坎裏，終難免有憂鬱的灰痕。

「文弟！好了罷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慧姊！想不到……，即我長眠在你底玉體上，也心願了！慧姊，竟會有這樣的事！」

「文弟，無用說了，我已被你……！我心願的！不過，你當然明白，我此後……！」

在伊底眼內早覺苦痛之花放出他底美麗而鮮艷，而伊竟悲泣起來了！

「慧姊！我無論如何，總請求雙親，同你永遠！你勿這樣罷，既然有什麼？我可發誓！」

「發誓何必過去，我當然不追悔；未來的事情，我不能不去想！吃點心時，

你是否聽的明白，文弟，你知道我多少難過，我要長你……歲！」

「說由她說，年紀有什麼關係呢？現在有關係麼？否則，誓不承認，除非姊姊而且爸爸媽媽都很愛我的，我當明白去請求。——我要和慧姊結婚！」

「怎樣可說的出來呢？人以為你瘋了！文弟人為什麼有這樣的事，造出罪惡和苦痛來！」

「怎麼說呀？我完全感到這是人生唯一的快樂！慧姊我已忘懷了人間底一切，在我生命之碑上只鐫着『你底愛』三字！」

「文弟！你沒有想到前途之挫折！在你沒經驗者的腦裏，你如何能想及生命之風波正是起於幸福之至極！」

「你無論如何不可悲傷！慧姊，這完全是你我二者之事，有我你二者底決心，誰可來阻壓！」

「文弟！恐怕……！」

「你竟不相信我麼？」

「那有……！」

「你不愛我了麼？」

「文弟！除了你，人間沒有第二！」

「那你爲何這樣呢？假如我不能偕你結婚，除非天亡！」

「文弟，我當以……！」

這時房裏的時鐘似乎聽的分外悲傷，止不住不哭。哭聲在他倆耳裏，
也聽出分外的悠久悽切。

「十二點了！要牠慢些牠偏這樣快。」

「文弟！你明天回去麼？」

「不願回去了！」

「姑母說回去，我也勸你回去，在這裏不幸！」

「無論如何，總要再住幾天，至少三天，慧姊，你不願麼？」

「不是我不願，你若能在我家一世，我更快樂的！不過，現在不好，橫直要回去，還是早些回去。」

「你竟不允許麼？」

他似乎要哭起來的樣子。他底頭，緊緊地向伊底懷裏黏着。伊只好說，

「我一切依你罷！不過，明早怎樣見面，我羞……！」

「我也……，慧姊，也是夙世……，不必……。」

「媽媽，我欺騙了你。」

「慧姊，你又說總是我不好！」

「並不，你本來那裏知道！」

「慧姊，我想這是自然而且光明的！」

接着說，

「有什麼不自然不光明呢？去年不是同你和外祖母同睡麼？」

「文弟，不要講了，你好睡了。」

伊一邊催文弟入睡，一邊自己何嘗能睡呢？千萬枝亂箭，向着伊底心窩裏怒放，伊底苦痛的思潮，即伊立時死了尚不能消退一樣！一回想，——春神之引誘，己身已失了貞節（？）伊當然不能再謀他適。萬一母親有決定的女婿時，伊將如何呢？明明稟出這件時，又是不可能；以他種事故來推托，有難使人相信，伊究竟如何好呢？一回想——將來和文弟究竟怎樣結婚呢？非但年齡相差過大，就血統上，伊和他又怎樣明明可宣告婚約呢？而且他底父母，也當然不願意的。懊悔，是弱者沒意思的行爲。而勇敢做去，眼前又步步是荆棘。伊灰色的運命，自然只好隨秋風春雨之摧殘！不過聽聽身邊已甜甜的睡了的他底呼吸，似乎是伊完全可歸依的真美新生命。伊也就低低的嘆了一口氣，抱着至愛的弟弟，勉強糊塗地睡去。

窗外萬籟無聲，一切在憂思悲慮。

自此以後，他倆底心田上，——尤其是伊，——各抽長多少不可言喻的，苦痛之苗。他倆也不知道這天天勁秀的苗，是誰插在誰的；好似這是根據於土地之關成的確，這不能拔除的苗兒，只任着秋風春雨之摧殘，萎黃潦倒在他們的前途。

一九二四，九，一。

無聊的談話。

秋雨滴滴漸漸的落着，正如打在我底心上一樣，使我底心染濕了秋色的幽秘，反應出人生底零落和無聊來。

實在，這樣椅子，於我不適合！恐怕因為太軟，正要推翻了去找那岩石砌成的坐着。但又茫茫何處呢？無可如何，還是永遠去兀然立着，做個古廟廂旁裏底菩薩。然而體弱的我，又難化筋肉爲泥木！宇宙啊！你爲什麼生出一個「我」底大謎啊？

我現在正在一間受三分之一的光線的房裏徘徊。耳朵浸在雨聲裏，眼看那不紅不白的地板，手拌着背後，自然而無意義的走動兩腳；——蹣跚之聲，打着雨奏的歌曲底拍子。

兩個孩子，正趟在我底牀上，談些我所不懂的話。以後，女孩說，

「先生！你很沒趣罷？」

「是的！」

「爲什麼沒趣呢？你能告訴我嗎？」

「不能，因爲我底心太祕密，不許口子去告訴別人知道。」

我一邊仍在徘徊，一邊慢慢地答她。她想了一息，說道，

「我知道你了，你在想你底妻子是麼？」

「不，決不。」

「想你底父母？」

「也不。」

「呵，想將來？」

「不過猜到了我沒趣的十分之一。」

「你還爲什麼呢？哇！知道了，中飯還沒吃，肚裏餓了！」

說着，她也自覺得微笑起來了。我即說，

「不是，不是！你究竟不能知道我底心，愈猜愈遠了。」

你爲什麼不能告訴我呢？我底心事，你都知道，你自己說明白我心內之十分之八。你連一分都不能告訴我麼？我又不和別人講。哈哈，你以爲我是一個小孩子，哈哈。

她底笑聲裏，藏着一腔無明的意義，很使我底心潮起了一種不自然的波浪。所以我說，

我知道你底心不像小孩子，可是我總不能令世界上隨便誰人明白而安慰我心之惆悵！所以我底今生，總沒有可告之對象了！對象，就是領受我底怨訴而同調和解慰我的人。由是，我更恨我生之無爲！宇宙間我是人類底孤獨者！

說到此，我底心不由得不更爲辛酸起來。停了一息，接着說，

「我只有等待死後，或者會有知心者，來領接我底悲哀，一灑同情之淚！所以我底快樂，也只可望諸來世了！」

她聽了我底話，好似感到了深深的幽處。兩眼斜斜地一默，表出遼遠的感情，對我說，

「你不愛你底妻子麼？這是你自己的不好。」

「並不，伊或者也能同調我底怨訴，可是，沒法領受我。」

「爲什麼呢？你可寫在紙上寄給她。我有時覺得心裏悶着許多話，要待告訴，可是沒處可告訴；我就抽出紙，寫在紙上。寫好了，自己讀讀，幾分沒趣也藉此可忘記了。至於你，更可寄這紙於你妻子，多少快樂啊！」

我這時也只有對她歎了一口氣，因爲我底不幸的妻子不能如她所想像的這麼一個。她接着說道，

「我還有，不過這話你不能告訴別人，我現在告訴你——我有時像有許多許多……說不出，就是『愛』要對別人。而一看，竟沒一人可被我愛！唉，我真氣，真覺得煩惱啊！」

說到這裏，她將身一翻，指着睡在身邊的她底弟弟——他是抱着一隻貓，正和貓玩說，

「同他講講，又不懂，而且不理，他是一個呆子——他是我底哥哥便好了。」

於是我問，

「你不愛你底父母麼？」

「呸！他們是擺出大人的樣子，那個高興和他們講。他們專功講嗜好，講應酬，忙也忙煞。」

「你不愛麼？」

我是一個無聊的問。

「愛總是愛的。爸爸不願意，……總之，他們是父母，我恨沒有我同樣的一個人，以先，在外國，還有一個「三」，她能明白我心思底一半。真有趣，」

有時放下了學，心裏煩惱起來，我就邀她同道，帶了一點酒，幾片餅乾，到山上去，在樹蔭下坐着吃談談，煩惱就完全忘記了。現在，唉！一個都沒有！」

她搖搖頭，作相逢無知之嘆。我實在想，她底心裏有我是她底一個先生的觀念，否則，減了十歲和她同庚，她一定感到我是她底一個知心啊！我一邊自恨，一邊笑笑對她說，

「你可期待，將來天帝定會差遣一個你底知心者到你底面前來，你可期待。」

他奇怪起來，側轉了頭說，

「有這樣好？」

「一定的，再過幾年。可憐我是沒有『幾年』可期待了！」

她一想，她很明白了我話中底幽祕，她說道，

是否指丈夫呵？[？] 唉！我不願意結婚的，何苦同男人結婚，喪失了自己。

「有不喪失你自己的男人，會同你結婚的。」

「無論如何不就結婚也同保貞結婚，不好同女人結婚的麼？將來，我決定，或者不結婚，或者同保貞結婚。」

她說到這裏，實在不懂得結婚的意義，（不過這正是她現在所切心研究的一個問題，因為她是十三歲了。）所以更表出揚揚自得的样子，灣灣頭說道，「我將來一定提倡男人和男人結婚，女人和女人結婚，省得性子不同，時常爭鬧。」

我不覺十分注目視她，我底徘徊也就被她停止了，心裏動蕩着無邊際的幽祕，就隨口說道，

「正以性子不同，要男女結婚。」

說好了，我立刻覺得不好，不該以這話提示她。她問道，

「奇怪哉，我不懂，為什麼緣故呢？」

所以我說道，

「請你不必討論這個問題罷。你再等幾年，自然會明白人生底意義的。我和你一樣大的時候，也時時留心這些問題。到現在，一回想，就覺懊悔不疊。卽此刻，也更使我沒趣了！我不能明白和你說出來，我很抱歉。不過，就說出來，也沒意思，望你絕對不想她就是了。」

我依然徘徊。她呢，更爲我所靜默了。慢慢地說，

「我曉得你是不肯講。不過，奇怪，爲什麼不肯講呢？我也曉得幾分，不全明白就是，究竟有什麼希奇呢？你總以爲我是一個小孩子。但你不講，我更要想她！一個人終有好奇心的。」

我不願再咀嚼這苦心麻口的話，逗引她更入進一步的幻境。所以我說，

「此刻，我底好奇心更使我沒趣了！但無論如何對之總不能解決。不得已，我想將這渺渺千里無歸依的無聊，哀訴我底紙；再焚化我底紙而昇上天

庭，啓奏玉帝，任憑玉帝底感想而發付我。——請你倆到樓上去玩一刻罷。」她就立刻起來問道，

「寫信給師母麼？」

「不，伊非玉帝，沒有接受我底哀訴的權力！」

此時男孩也玩夠了，聽了姊姊底話，好似得到祕密的消息發覺般，跳起笑道，

「要寫信給師母！要寫信給師母！」

於是她倆走了。其實，天呀！非特說寫給妻子，而且叫我怎樣寫呢？除非有天使般的解剖學家，來挖出我底腦子，放在一千萬倍的顯微鏡底下，細細地觀察，才能知道其冗繁組織的無聊外，怕再沒有第二方法了！我只好坐下椅子，又立起來徘徊；坐下椅子，又立起來徘徊。椅子呀！我實在要推翻你了！

一九二三，十一，十六。

船
中。

最恨而最覺無聊的，是置我身於騷擾的羣衆中；而尤其是在旅路之船內，現種種不潔和欺誑的景象，令我苦悶與煩惱。

所以船中一日，好像世上三秋。

這次要算最幸福了！從沒這樣的使我願意在船中；而反恨船之抵埠爲太急。好似這回船主，和我特意開玩，命令燒煤者加速率一般。現在一回溯，人底心，真奇怪！而人心一部分時間的觀念，更爲外力牽引的奇妙莫測了。美的力的偉大呵！愛的力的神奇呵！

我跳上船艙的第一眼，即覺四號房艙中有一個「伊」一閃的吸引力，早將我身失了自主的地步。恰好，茶房以我底行李搬入五號。我雲地的不覺心花之灼灼，願對這茶房鞠三十六躬禮，謝他是美愛的撮引者。

伊——一個面如滿月的小姑娘，兩眼十二分地盼兮生動，兩頰時現微笑着的笑窩。一套柳條的白紗衫褲，飄飄然洋動着。正在胸部處，微隆起兩只

已發育的乳房，半球形的曲線，令人生無限的酥柔堪愛。白色的鞋，映出微青色的絲襪，頗似佔跳舞的優美。三縷結的黑辮子，垂在背後，還結着一白綢的結，在脊柱之迴旋椎處，當伊轉動時，這髮結更顯出金魚底尾巴般的美來。我可決定伊是十六七歲的姑娘，因為幽秘的眼色，和天真的體態，表現出伊非不懂事的少女與尚未濡染大人風範的拘束。

N君和我同行。這時我已禁不住對N君叫道，

「呀！今朝何幸！我恨不能拿伊底芳名在唇邊甜甜地一吻。N君，伊是笑的使者，讓我叫伊爲Miss Sweet。罷！兩個可愛的笑窩，兩個可愛的笑窩呀！」

N君對我微笑。

船已出泊了。我過伊房艙門前，有意尋求關於伊底事跡。果然，第一，伊和一位小弟弟——穿着灰色的獵裝——低讀兒童世界。第二，鋪着紅綢小被的牀下，放着一隻網籃，邊寫着三個英文字母，T. M. F.。我問向N君說，

「嘩，N君，我獲得了一個大發現。我知道伊底芳名了。在伊底網籃上有T. M. F. 三字，T是丁M. F. 是美芬，可知伊一定丁姓，美芬其名了。美芬妹妹呀，你母親呼你的名字，能令我猜度的不錯麼？而且，N君，伊定還是高小學生，因為和一位小弟弟仔仔細細的在讀兒童世界。」

「你底想像力用在這種地方分外美滿，Miss Smile可叫Miss丁了。」

「你何苦要相信實際論者，Miss Smile是何等賦有滋味呀！你可叫，低低地叫一聲Miss Smile，伊必更快樂於聽你喚伊為美芬妹妹的名詞呵，」

N君也不過表示一種快樂的態度，囑我向隔壁通無線電話罷了。

悠揚間，一縷清脆的歌聲來了。

暖和的太陽，太陽，太陽，

太陽他記得：

照過金姐的臉，

照過銀姐的衣裳。

也照過幼年時候的秋香。

醉心於歌聲的瓊漿中，我忘記了我底自主，和着不相吻合的聲帶，依依的唱起了。我對N君說道，

「可憐的秋香——伊會唱可憐的秋香，一定會唱小孩子和麻雀，葡萄仙子等。伊既從壁縫中贈我們以靈的寶物，我們當報之以——高高的雲兒，罩着，N君，你一唱罷？」

「我只有享受，或者代你打拍子也好。你唱呀！我萬想不到在這茫茫的大海中，會得聞九天玄女般底歌聲！」

這樣不知過了多少時。太陽也停在天邊的海上，像同我一樣在窺聽隔壁問答的聲音：

「你底父母都好？」一位男性的腔調問道，

「好的。」清脆幽柔的聲音答着。

「你這次到S埠爲什麼沒人送？就是一個弟弟。」

「四叔在船主房裏，到那邊姑母也會派人來接的。」

「你是投考中學的呀？」

「是的，不過這樣想想。弟弟要到M小學校插班，因他不肯用功，上半年還是五年級。」

以後，當然還有很多的談話，不過，我不願再述說了。就這幾句，夠印入心頭，使我周身熱一陣，冷一陣，苦痛的不堪！熱的，自然是慶伊運命所遭際的幸福，冷的，却怨伊生在資本家，正恐前途爲幸福而挫折。再想自己，太似街頭小丐了！

一夜輾轉不曾睡。聽聽隔壁的一聲一息一言一笑，證明自身之不應在

此時此世生存，無足異疑！唉，伊底真理思想，伊底愛美要求，伊底人生觀念——全部的伊，一個「生」的安琪兒，何等高超，偉大，燦爛，宣明！我痛切地對N君說道，

「我願現在變成一個『瘋人』，闖入伊底門，向伊緊緊一擁抱，至跪死在伊底膝上！隨後拋身於這茫茫的大海中，且使飛起的浪花，沾着伊底臉，混和攪伊底淚。我願極了，我確不怨閻王之殘忍與兇暴！」

東方漸漸發白，流舞於天空的絢爛雲霞，倒印在波紋捲曲的海上，更顯出此時我四周天地之華美可愛。

我立在船欄邊眺望，至尊的太陽，光明奪了一切。

這時伊底小弟弟，清晨的小雀般，在船邊看着為船所激起的浪花，態度頗快活。我微微向他一笑，他也似曾相識地看我，我忍不住至愛的感情底衝動，低低向他問道，

「弟弟，你今年幾歲？」

「十一歲。」

「家裏那裏？」

「Z城。」

「到S埠去麼？做什麼？」

他啾啾地說道，

「我底姊姊想考學校，我是望望姑母。」

「我知道的，你要到M小學校插班，是麼？」

這一問他大怪起來，笑道，

「你怎樣知道？」

「我知道的。」

「那末，你知道我姊姊考那一學校呢？」

「一個女子中學。」

他大笑起來了，笑聲被他底姊姊聽到了，伊伸首照我們細細一看，——伊總在微笑的，——這輕輕的叫了一聲，

「芳弟！」

他也再難多談了，只望着離開了我，回到自己的艙內。

加速率的船已抵岸。N君催我下埠，我沒精打采的說道，

「我看伊倆去遠了再走，願送仙子入仙鄉，我不願愛惜時間，減少了我底運氣因爲昂首觀明月，是我一生唯一的幸福了！」

伊們起身走了。伊弟弟向我點頭道別。伊呢，也對我一笑。唉！這一笑是何等希罕尊貴來比擬千金，我應怎樣的謹謹慎慎深藏着，留之永久！不料跟在後面的一個漂亮朋友，——大概是伊四叔了——仔仔細細地向我一注目，我不覺低了頭，頓紅起了臉兒，盡伊贈我底幸福與美麗，被他奪回去了，被他

奪回去了！

惆悵的我，何等惆悵！

街頭的小丐，你只好睜開眼，看看明月，將難得到一笑的贖贖！

一九二四，八，二十。

愛的隔膜

「我定明日上午同朋友到W村去一趟，C君說，必使我看了一面。五時就回來，你允許麼？」

「你和朋友，總談看這個看那個底事，怪不得有這許多天好談。空空的又要到W村去，來回三十里，何苦呢？你自己說，身體太疲倦。而且將來一定會熟識的，何必呢？」

「將來的她，和現在的她，完全不同。結過婚，一個人就沒有意思了。」

「你底心總在這些地方用，正經的事，早晨對你講過，偏忘記了！人家說你規矩，不知你規矩的心腸，竟是這麼！」

「什麼是規矩啊？規矩是呆木的解說麼？『美』就不規矩了麼？我決無別的壞心腸，不過人們你讚爲天使和仙女，究竟是怎樣的容貌，我總願一睹爲慰。因爲在我眼珠裏走過的人，和我腦中所想像的人底美，總相差太遠了。她，更和你是姊妹的關係，常同牀一頭兒睡的，不知你底清福，到底如何明天，

不過說笑罷了，不能去的——家中的事雖用不到我，總不好遠離。不過我總想快地見一見她。」

「你今夜去見也好，說不到明天不能遠離！你總有你底道理，和你心意所關注的一點！我橫是學着做個呆子就是了！」

「你說出這話來，十二分使我不安！你還疑我不坦白麼？假如你以為不應當，就不去好了，何必看作這樣重大？回過你底臉兒來，你萬不可有別的心思加上我，使我對你所說的話，要用一番思考或祕密。……給我臂兒。」

「不要這樣。祕密不祕密我統統知道了！你不對我講也好，橫直好……你去對別人講好了，講的人也有。」

「你竟這麼生氣麼？——天呀！你為什麼不在一點鐘前給我鹽了嘴，或者輕些，給我腦子麻木一下，使我想不到這些話！我今晚沒有飲過酒，我底神經思潮為什麼這樣激蕩呢？N妹！我求你無論如何要消散了你底一些不安。」

氣。吻一吻罷，我求你……。」

「你不用這樣，有可愛的人，你真不應該回來的這麼早！早晨你是不是說過麼？——我真回來的太早了，這樣糊塗地過去。——可惜我當時沒有回答你，你自然在外邊過的不糊塗！」

「你真疑我在外不正麼？你連這話都疑作我有戀外心而發的證據麼？N妹呀！你太冤枉我了！我雖和E通了幾次信，原因早早告訴過你，而且現在確實斷絕了。——我自然難於和她久通信，你還懷在心頭麼？假如我真真和她相戀了，我也不肯將通信的消息，完全明白的在你面前宣布。我縱是一個獸子，也總知道保守秘密是要緊的事。何況我更會瞻前顧後了解世事和人情的呢？你萬不可學一般女人之多想，你必須明白我此時之心底痛苦！」

「你底心底苦痛，何必要我明白，自然會有明白的人在，你可起來寫信了！像我這樣，何必明白，本來是同她講了一夜，一句也不明白的人，只要一年

幾籬穀，幾十元錢就夠了，很容易設法的！你知道我聽了這些話，是多多少氣！我想你平素待我倒還好，不料在外邊竟會說出這種話！本想以後見了你一些也不理，……不過，總是做不到。」

「N妹呀！這些話，你從何處講起呀？」

「我先問你，你和她手挽手在西湖上遊玩的事情有沒有？」

「那個是她呀？和誰手挽手呀？連影子都不曾發現過，竟會造出事實來，天呀！我太被人冤枉了！」

「誰和你有仇？況且這些話都從你好朋友底口裏間接傳到我底耳朵裏會謊麼？假如我添上半句，爛掉我底舌！」

「我要掩了你底嘴。N妹，究竟是誰說的？喪失了他底靈魂！我也不願陪咒，天在牀上，地在牀下，不過我實在心要驚破，何時，我和誰牽着手，說出這種愚妄自天降下的話！N妹呀！我底心神完全被你擲在深淵裏，我周身冷而且

戰，水要淹溺死我了，你提救一提救罷！」

「安靜些，說過也沒什麼，沒說過也沒什麼，你又何必這樣不要……，怕兒拿去罷。」

「你給我擋了，這淚珠是你贈我的，還需你來收還。——究竟這話你從那裏得來的？這樣無稽！」

「別人會完全撒謊麼？總是你自己不好。」

「我也記不清。不過幾籬穀的話，就說過，也對現在一般婦女的可憐而發的。因為做現代中國的舊婦女，太冤枉了！一些沒有一個完全人底氣象，只靠着丈夫一年幾籬穀，幾十元錢就夠了，何等可憐！假如這話是指要脫離你而說的，那我底心死了！」

「你又來！以後只準好好地講，不許說這種話！因為什麼怎樣講過，只要你心裏明白就是了。不要亂動，——你下半年同她到底如何？」

「完全沒關係，好似從未認識的一樣。」

「你底心情不是這樣冷！」

「在路中偶遇着，一回，她却迴避，更從何處與她語？而且我們當然以過去的朋友相待了！」

「你爲什麼將身子遭到這步消瘦？而病了回家？」

「你那裏明白我內心所蘊藏的一切！」

「還有，半年所賺的錢，非特一文沒多，到從家中匯去，並不見你買回什麼東西，不過幾本書而已，你能滿過這些錢用在什麼地方麼？」

「我自己對自己也回答不出，不過決沒亂費一文錢在我所不應該用底地方！」

「我不明了你底話。——還有，你何苦要和C君說，將來只有『一條路』？」

「什麼『一條路』？」

「一條，——莫非說過又忘記了麼？」

「我沒有你這樣好的記憶力，你告訴我。」

「想做和尚。」

「還有一條呢？」

「還有一條呵？你自己想，——捨媚納妾，糊塗過一生世，到底什麼意思，想出這種路來。我，其實隨你，也當然有可去的地方，不過我想，你何必如此！」

「哈哈，N妹，都是你誤會了！說話實在非仔細不可！像這種話，也無非幾個要好了的朋友，坐着一塊，偶爾高興了隨便說出來的，毫沒多大的意思含乎其中。竟有人傳入你！不過，譬如你方才對我底態度，實在使我要想到和尚底路上去。一句平常的話，你就看作霹靂在你底頭上響一般利害，好像我已是一個墮落的惡徒，你真太冤枉而欺負我！我生了二十幾年，對於過去一切行爲，毫沒有負人的一回事，何況於你！」

「同未出嫁的姑娘通信，是應該的麼？」

「也並不應該，~~~~~好的，不應該罷！」

「我一切可隨你，我決不阻撓你心上所希望將來想實行的事情；我也沒能力好阻撓你！我更和你說，假如你有心愛的，的確好同她重結婚。你底父母不允許，我也代你設法。我知道你底人生不能安穩。而我呢，早已預備好了，而且」妹也這樣說，假如C家，不好決定一同建築一座小菴，清清淨淨地，去

「

「不許再講這話！因為你底話越講越沒道理！我想不到你心裏存着對我的，是這麼一種顏色，你我心靈之域上，隔着這樣遼闊的壕溝！不過今夜決不要再講了，就講也不要講類似這樣的話！我並可選擇很美的一夜，我願意在團圓如鏡的明月底下，將我心腑裏一切所蘊藏的東西，一件件給你瞧了，如何？今夜，望勿再咀嚼這倆不安心的話。甜美的時光有多少？……還望你允

許我這件事……」

「安安穩穩些不要這樣。我本來還有許多話，我誓服從你底命令，別一夜再講了。啊！錦豈不是敲了一點？麼？會這樣快？沒意思，沒意思！將時光用來拭淚，真不應該！別一夜也不要再說，因為我已窺見了你心內的一切，還望你明白我心內一切就完了。以後，別再提起這種話。你在家裏有多麼久，總須過一個快快活活的日子爲是。定一個約好麼？假如誰先講給誰聽流淚的話，誰要向誰磕頭，好麼？」

「好的，此刻還是我對你先磕十個罷！」

「不好，今夜錯在我。我太怪你了。因爲早晨對你講過的事，你竟忘記了，所以心裏對你一句平常的話，也難過起來。時候太遲，不可再講了，明天家裏有事，還要起的早，好好睡罷。」

「我神經太興奮，一些不要睡着，親愛的，此時除了你底愛灌遍我底周

身外，沒一毛別的雜質混在，親愛的你……」。

一九二四，一，十四。

一
線
的
愛
呀！

絕望到他底眼前還以為時希望時，

這是何等的從錯誤中取得的悲哀呀！

他底臉色已紙一樣白了，一對深深的眼窩，含着兩顆圓大的烏珠，時常沒精采的朦朧着。頰骨隆起，兩頰瘦削到沒一些肉了。

一個約莫廿六七歲的青年，臥在一間灰暗色的房內。房內環堵蕭然，已沒一樣他心愛的值一文錢的東西了。只有他臥着一張四條柱子的竹牀，牀邊一張古舊的桌子。——桌上凌亂着幾張廢紙，一枝禿筆，一方黏着墨膏的硯，上面還淡淡的被着一層灰，看來是好久沒有用過了。此外最觸目的，僅有一瓶容200 C. C. 藥量的藥瓶，——還是一刻鐘前D. D. 親來診他一次以後，叫人送來的，也是他最後的一服活命劑了。P. 囑他分三次服，每次隔二小時，而他既沒有時計，也管不到時間，急急地喝了，剩着最後的一口。但也毫不覺得胸中有一些的變動。

他到了這時，清清楚楚的了解，所謂人生底「愛」，在他不過是一線之望了！如能在三天之內招得來，或者他還能挽救他將成過去的未來，一現數年所期待的「愛」。於是他勉強支持地從牀上坐起，身覺得在風濤險惡的船中一樣，東倒西歪，頭的重量，似佔着全身之四分之一。兩眼底視線，搖搖的在波動，牆壁也似乎要倒坍了的樣子。他輕輕的嘆了一息，接着又咳嗽了二聲，慢慢地伸出手，（手也只是皮和骨了。）顫顫抖抖的將這200c.c.藥瓶所剩着的最後的一口藥液，一傾傾在碗上，好似忿怒這一口藥於胸中是沒有影響了，只拿來作別的一口希望樣子。再慢慢的整疊起散亂在桌上的廢紙——裏面還有四五張是藥方。再提起這枝禿筆，到硯上一瞧一瞧着，也沒有墨可來磨了。於是想在紙上要寫，但一邊又精力不勝地停着，眼睛也更朦朧的一閉，頭也更在桌上斜下去，筆也似要落在紙上的樣子。又忽然一驚，好像心坎上刺了一針一樣。隨即在紙上寫着，

一線的愛呀！

五個潦倒的字，反還蒼勁似的。看來好似算一個題目。接着悠悠地一默，斷斷續續的寫道：

唯一的A呀！

何處是關關的你！

你還是乘着天風在翱翔？

你還是隨着流水在波蕩？

你還是披着月色，

在一座美麗的花園中跳舞呀？

輕愁呢？還是微笑呢？

低苦呢？還是高歡呢？

你心中所有？

你臉上所現着的呀！

秋色和黃昏窘逼着我，

一個淒涼中的C呀！

流完了他底淚了，

噉噬了他底喉了，

你若不再速來他底眼前時，

一切都將靜悄悄地，

成了他底最後了！

何處是翩翩的你？

唯一的A呀！

寫至此，他實不能再續了。他底思想如火燃燒，又如水激蕩；一回高，一回

低，全身顫動的很利害，他提起最後的原力，不過又寫了一句。

唯一的A呀！

而已。他頭漸漸的向桌上眠倒，筆觸着了紙，紙上暈開了一個淡淡的墨痕。他由疲憊恍惚的狀態中，一步步走入噩鄉。忽地到了錢塘白堤上，恰似去年流落着一樣，一邊嘗着放浪的生涯，一邊盼愛人之渡過重洋，速來眼內。他慢慢的徘徊着，眼看看長陰的秋雲，和憔悴的楊柳，柳葉一片片飛落，還有一二片飛落在他底頭上。他心懷裏似有無限的纏結，口裏不覺幽幽地唱道，

天若有情天亦老，

搖搖幽恨難禁！

似乎在這時，斷橋上走上二人。他偶然地觸着這新奇的印像，一個西裝的美公子，一個正是翩翩的她。不覺頓麻了神經，突起兩顆眼珠來看。一些不錯，她已被奪了。他底臂已挽着她底了。他即刻地變成了一個瘋人，呼呼地走向

她底前面，高聲問道

「你不認識了我麼？」

接着，他已被她底一切軟化了。愁苦地說道，

「A，你何日渡過重洋，來到聖湖堤上的呀？我接到你報告我回國的消息後，足足一年了，我真待的再待不下去了！A，愛人呀！」

他隨即張開兩手向迦擁抱，可是抱了一個空，她已躲開不見了。還在耳邊隱隱地留着一句清脆的回聲，

「我早已忘了你了！」

立刻一驚，猛然醒來。他呀，淚珠已在他底眼上了。回溯明明白白的夢境，他想，

「唉！一個不祥的夢呀！夢神愛我，這怕是事實的縮影罷！」

由是他反起勁起來，昏昏的回想去年九月，漂泊錢塘，秋風秋雨的一夕，

接到愛人 A 定十月回國的消息。當時他何處快樂，重整起理想，想以 A 回國之後，實現真人的新生活。不料，日望一日，愛人既不知回到何國，而愛人底信息，也不知飄到何鄉了！有時想 A 莫非不幸夭亡了？有時想 A 或另有他遇了？但總不肯死心塌地相信這罪過的猜想是事實。因為當他流淚晝顧的時光，他總相信她於他以外，決不看重別人。所以雖厭倦枯乾的生活，當且離棄城市，潛逃到鄉村裏來，於什麼事情都無心去做，竟漸漸病了。但還是望着——A 會到他底眼前來，醫救他底生命。

此時連最後的藥都喝完了，他底全人生所留有，差不多只有一疋馬跑過的時刻，而他還想草一篇——一線的愛喲！招得伊來。不料夢神錯愛，用好意來贈他了生的警告，引他過了一番夢幻之後，一心純粹去領受這絕望底回聲的「死」！

他決定夢境全是事實了！最後的「一線的愛喲」也沒有存在而遺留的

價值了。除出一個「死」，人間再沒有什麼得安慰可醫救他底生命之物了！

他向枕邊取出一盒火柴，抽出二根，向盒邊一擦，火柴立刻燃燒起來。火光在暗灰色的房內，燄着綠光，格外顯出房內底淒涼和悲慘。他一手拿了這篇未完成的詩稿，點着這火，詩稿也表示同情焚燒起來。他手所執着，正是詩稿上端，一線「兩個字執火柴的一手，隨即慢慢地伸展。兩眼向着火光，經過了一番紅燄，再淡淡地低弱了去，幾張白紙，此時已變成黑的，整千萬顆的火星，在黑的上遊離流走，他，身漸漸的向後側倒，茫茫恍惚，隨這火星至無窮之境。

民國十四年元旦出版

實售小洋四角

甯波華陞印局代印

63

5